

辛弃疾词传

燕赵奇士的
家国悲歌

谢文婷◎著

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

辛弃疾词传

燕赵奇士的家国悲歌

谢文婷◎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辛弃疾词传：燕赵奇士的家国悲歌/谢文婷著. -上海：文汇出版社，

2013. 9

ISBN 978-7-5496-0937-6

I. ①辛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45091号

辛弃疾词传：燕赵奇士的家国悲歌

作 者 / 谢文婷

责任编辑 / 乐渭琦

特约编辑 / 李 辉 瑞 霞

装帧设计 / 多多设计

出 版 人 / 桂国强

策 划 / 新萌文化

出版发行 /  文匯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(邮政编码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茂名市永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3年9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889×1194 1/32 字数 / 240千 印张 / 9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96-0937-6

定 价 / 25.00元

目 录

序 言 金戈铁马壮志难酬 / 001

第一幕 离乱：但愿山河宽，相逢一念间 / 003

- 01 | 转眼风流歇，却忆相逢时节
- 02 | 长歌可以当哭，远望可以当归
- 03 | 两抵燕山

第二幕 英雄：壮岁旌旗拥万夫 / 025

- 01 | 聚众起义
- 02 | 奉使江南
- 03 | 百万军中若等闲

第三幕 宦游：把栏杆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 / 049

- 01 | 江阴，失望的开始
- 02 | 少年痛饮，忆向吴江醒
- 03 | 建康，繁华易逝
- 04 |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
- 05 | 滁州，还你一方乐土
- 06 | 却喜重寻岭上梅
- 07 | 迁大理少卿
- 08 | 辗转，辗转

第四幕 闲居：我见青山多妩媚，青山见我应如是 / 109

- 01 | 却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家种树书
- 02 | 带湖吾甚爱
- 03 | 鹅湖风月
- 04 | 目遇之而成色
- 05 | 人不堪忧，一瓢自乐
- 06 | 方看竹马戏，已作薜萝歌

第五幕 **辗转：平生塞北江南，归来华发苍颜 / 157**

- 01 | 而今堪诵北山移
- 02 | 被劾罢官
- 03 | 迁居瓢泉
- 04 | 绿兮衣兮
- 05 | 吾衰矣

第六幕 **再起：江头未是风波恶，别有人间行路难 / 195**

- 01 | 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
- 02 | 千古京口
- 03 | 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

第七幕 **浮生：我最怜君中宵舞，道男儿到死心如铁 / 217**

- 01 | 西山病叟支离甚
- 02 | 最后的努力
- 03 | 浮生若梦

第八幕 **交游：相识满天下，相知得几人 / 239**

- 01 | 陈亮，醉里挑灯看剑
- 02 | 朱熹，如公仅有两三人
- 03 | 陆游，一身报国有万死
- 04 | 范如山，留君一醉意如何
- 05 | 周孚，相逢楚天晚，却看蜀江流

序言

金戈铁马壮志难酬

热血男儿，金戈铁马。这样一个男子，凭着百炼钢的坚韧，奏出一首豪情万丈，让铮铮铁骨带着烽火硝烟的雄壮洋洋洒洒于世间；这样一个男子，依着绕指柔的缠绵，谱出一曲意蕴悠长，让绿水青山带着妩媚多情的婉约烟烟袅袅在别处。

他让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意气风发渲染整个青春，在落日塞尘起的苍凉与广阔中，挥洒所有关于梦想的血与汗。只是，当这样的抛头颅、洒热血成为拍遍栏干、无人理会的结局后，那份无奈与沧桑也只能在漫游中慢慢领悟了。幸好，在经过一番沉寂后，生命终将迎来灿烂绽放的机遇，他终于在回首时，找到那个身在阑珊处的知己。然而，风起云涌的年代总会遇上翻云覆雨的勾心斗角，所以，还不如寻一方清淡，走一回归隐，让湖光山色的静谧沉淀最凄然的心境。只是，这样的闲适终熬不过他内心那份关于山河祖国的期盼，熬不过那一场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的执着。

辛弃疾，我们感动于他那一片为国为民的赤胆忠心，我们惊叹于他那一身先士卒的无所畏惧，同样我们也臣服于他那一身底蕴深厚的文武兼备。也许，他那一声豪情的呐喊，终究没能唱响南宋最后的辉煌。但我们终能在蓦然回首后，于南宋摇摇欲坠的城墙上，看见他沙场秋点兵的雄姿英发。

第一幕 离乱

但愿山河宽，
相逢一念间

01 | 转眼风流歇，却忆相逢时节

时常会想起，春风融融时满城的烟柳，曼妙的身姿在风中舒展，仿佛窈窕淑女对镜梳妆，“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尽桃花扇底风”，不是江南，胜似江南，满城的飞絮像纷纷扬扬的白雪，缥缈了一场梦境，纷飞了半世缠绵；时常会想起，夏日炎炎时碧波粼粼的大明湖，平静的湖面像一面光洁的镜子，映出蓝天白云和湖边垂柳的影子，远山淡淡的轮廓只剩一抹剪影，与水色相映成趣，田田的荷叶层层叠叠，衬着粉的白的荷花格外鲜妍，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不是西湖，胜似西湖；时常会想起，秋风萧瑟时喷薄着生命的趵突泉，千年如一日的活跃，让人恍惚间不知今夕何夕，七十二泉的济南，是水的城市，是水的王国……

离开时毫不留恋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然时光荏苒，过尽千帆之后，却又开始回味那种简单的美好，柳边的春雪，雨中的白荷，天边云卷云舒，庭前花开花落，虽然物是人非，时过境迁，

而不变的是那份安然，岁月静好，济南安稳。

斑驳的城墙上遗留着岁月的痕迹，那是曾经硝烟战火留下的伤痕，沿着时光的河流慢慢回溯，往昔光景像一幅幅墨色浅淡的画卷，尚来不及仔细辨认，已倏忽而过了。而在岁月的尽头，济南默然无语地矗立，安然等待命运的降临。

那一年是南宋高宗绍兴十年，公元1140年，距离北宋沦陷已过去十三年。那俨然是离乱的年代，战火的硝烟还没有散去，黑暗在地下蠢蠢欲动，只待时机一到便要喷薄而出，将大地卷入无边无际的黑暗中。朱红色的鲜血将山河大地染成了斑驳的色彩，无数的白骨在旷野上零落，风呼啸着语调破碎的歌。阳光下无一处可安居的地方，一群群无家可归的人衣衫褴褛，浑浊的目光中满是行尸走肉的呆滞。

而南渡的大宋王朝，似乎终于在那一场灭国之祸中回过神来，另觅了一处温柔富贵乡，继续他们醉生梦死的生活。“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^[1]谁也不曾想到，在经历了那样的奇耻大辱之后，他们还能装作若无其事。而江北的人们，望穿秋水，也等不到想要的救赎。也许是命运出了差错，才会跟人们开了一个偌大的玩笑，只是谁都不能一笑而过。

那一年秦桧当上了右仆射，朝政大权完全掌握在奸党手中；那

| [1]摘自林升《题临安邸》

一年，金人的魔爪再度伸向势微的南宋朝廷，被岳飞败于郾城；那一年，高坐在龙椅上的天子一日连下十二道金牌召岳飞回朝，河南州郡又一次陷落于金人之手……

那一年五月十一，刚过完端午，炽热的阳光也无法驱散空气中的肃杀。谁也未曾料到，就在那一天，济南将要迎来一个传奇。已经五十七岁的李清照也未曾料到，这一天，已经沦陷的家乡济南，将会走出一个英姿雄发的少年，漫溯过时光的河流，一步一步走到和她比肩的位置。那时，这片土地刚刚被强盗夺走，历城就被一声响亮的啼哭从噩梦中惊醒，那是刚刚出生的辛弃疾第一次向这世界发出的呐喊。

许多年后的这一天，亦是暑热难耐的时节，仕宦多年的辛弃疾在家中设宴做寿，不少友人前来道贺。素有才名的朋友韩玉在他的寿宴上作了一首词，满腔敬慕之意溢于言表：“重午日过六，灵岳再生申。丰神英毅，端是天上谪仙人。夙蕴机权才略，早岁来归明圣，惊耸汉庭臣。言语妙天下，名德冠朝绅。绣衣节，移方面，政如神。九重隆眷倚注，伟业富经纶。闻道山东出相，行拜紫泥飞诏，归去秉洪钧。寿虾自天锡，安用拟庄椿。”^[1]

他盛赞辛弃疾“丰神英毅，端是天上谪仙人”。自从贺知章将“谪仙人”一词冠于李白头上，便成了李白的代名词，而韩玉此语，即将他和李白相提并论。他确实像是滴落凡尘的九天神明，却非李白那样不染尘埃、飘逸若仙，而是心怀家国天下，以世间黎民百姓

[1]摘自韩玉《水调歌头·上辛幼安生日》

的福祸安危为己任。他是凡心太重，将百姓都装在心上，所以被滴下凡间，担荷天下诸般忧愁困苦。也许前朝范仲淹的话正是为他而说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无论苦乐，他甘之如飴，就像千年前《诗经》中曾经唱过的，“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”。

而在最初，辛弃疾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孩童，在家人的期盼中降生。

新生命的降临冲淡了战火和时局带来的忧虑，辛府上下人等绽开了许久未见的笑颜。已届天命之年的祖父辛赞看着刚出生的孙子，眉宇间与自己颇为相似，心里不禁生出怜爱之情。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些血脉相连的亲人在，辛赞才违背自己的心意，在金朝统治的地区做官。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，辛家上上下下那么多人需要他来保全，他没有任性的权利，只好委屈自己。

辛赞原在宋朝为官，后来济南沦陷，辛家家族庞大，难以南迁，为了保全家族，他投降了金朝统治者，先后做过宿州、亳州、沂州等地方官以及开封知府，并受封为“陇西郡开国男”。他虽然在金朝做官，却无时无刻不想回到宋朝的土地。

他是刚烈而隐忍的男子，清癯的面庞上有着忧思愤懑的纹路，一身文人的长衫勾勒出单薄的身影，脊背笔直，身形坚毅。他为自己刚刚出生的孙子取名辛弃疾，希望他无病无痛、健康快乐地成长。而弃疾，也是去病也。西汉时的名将霍去病，以弱冠之龄率领军队抗击匈奴，收复河西走廊地区，官拜骠骑将军，封冠军侯。真真是少年英雄，光芒万丈，即便岁月的尘沙层层掩埋，亦难以遮掩他的光华，那一句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”的豪言壮语更是流传千古，

成为多少热血男儿的座右铭。辛赞希望辛弃疾像霍去病那样，以驱除金人恢复河山为己任，将来建功立业，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。后来，辛弃疾的确做到了，可惜他却看不到。人世无常，可叹可叹。

反观辛弃疾的父亲辛文郁，没有继承到辛赞的才干和活力，显得木讷和虚弱，所以一直不受辛赞的喜爱。这个落落寡合的男人在辛家更像是一个透明人，他没有先天的才赋，便只能靠后天的勤奋来弥补。可即便他再怎么努力，都没办法达到父亲的要求。

儿子的出生让辛文郁松了一口气。对于这个平庸木讷、虚弱多病的男人而言，辛弃疾出生时带来的喜悦，除却某种传宗接代意义上的欣喜外，辛文郁心底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想起无数个夜里，自己默默寒窗苦读，但十年寒窗的艰辛和努力，都没换回哪怕一次的正视。

也许儿子可以达到父亲的期望，那父亲就可以老怀安慰了。虽然，将父亲这份沉重的期望转移到儿子身上甚是残酷，但倘若这是辛家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的话，那他辛文郁只能如此绝情了。毕竟，他肩负着那份艰巨而沉重的使命已经走了近三十年，最终却只能抱着父亲的哀叹和自己的沮丧过此残生。

于是，自打辛弃疾生下来后，辛赞便将搁放在辛文郁身上的担子卸了下来，但代价却是让小辛弃疾此后的时光都驻守在辛赞的身边。所以，直至三年后，辛文郁怀着最后一份的愧疚离开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世界时，对于辛弃疾的印象，始终停留在刚出生时娇嫩的模样。

三岁的世界之于辛弃疾而言，还太过纷繁灿烂。他甚至不明白父亲为何宁愿日复一日待在床上，也不愿陪他去花园里捉蚰蚰，或是任他骑马，听风在耳边急急地呼啸。况且，关于那个缠绵在病榻的父亲，年幼的辛弃疾也自是不太喜欢其中浓厚的药味，以及屋里挥之不去的灰暗和沉郁。

反倒是祖父会在每个清晨牵着自己的小手，穿过大街小巷，去品尝一碗云吞的鲜香；或是在午后玩耍的时光里，缠着祖父放下手中的毛笔，陪自己去研究路上的蚂蚁为何源源不断地搬家；或是在某个秋雨绵绵的早晨，让祖父宽厚的大手包裹着自己柔嫩的小手，在洁白的宣纸上一笔一划地写下自己的名字……

如此明显的陪伴与疏离，让年幼的辛弃疾对父亲的印象更加淡泊。毕竟，有祖父如此宽厚而稳重的形象伫立在心间，留给那个木讷虚弱父亲的自然也就只有一声“父亲大人，近日可好”的浅薄问候了。

当辛文郁终于闭上他那双饱含辛酸与无奈的双眼时，他竟看到了父亲眼角的泪水。原来，素来刚强的父亲也会流泪。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，面容坚毅的老人在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刻，满头青丝成雪，仿佛瞬间老了十岁。

也许，作为父亲的辛赞不是不知道儿子的艰辛与努力，只是身处乱世与屈辱中的他们，手中握住的不仅是作为小我的奋斗与立业，还有一份身为大宋子民的复国与建功。所以，他的严苛以及儿子的

碌碌无为，始终让辛赞心里郁结，自然也就让辛文郁活得无比压抑。但无论如何，辛赞先是一位父亲，再是一个坚韧的大宋子民，所以当自己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时，他内心的苦痛也有着汹涌喷薄的趋势。

而三岁的辛弃疾还不知死亡为何物，仍旧一副天真烂漫的模样。未来有那么多坎坷艰辛，一步一荆棘，一步一风雨，能不能让时光就停留在这里，停留在最初静好的模样？

愿用此之一生，换彼十年天真无邪。

02 | 长歌可以当哭，远望可以当归

父亲的英年早逝，年幼的辛弃疾自是不知生命的稀薄，也无法知晓父子情缘的浅薄。或许他隐约知晓那几天萦绕在他们家的悲伤气氛源于何种原因，但失去至亲的悲伤，似乎还不足以影响他那多姿多彩的孩童时光。

那些充斥在他小小世界里的新奇，已经让小小的他应接不暇了，所以附着在父亲身上的那份悲伤，自是很快就被他抛在了脑后。他还太小，辛家的长辈们也不忍苛责他，辛弃疾便幸得一段自由无忧的童年好时光。

只是，彼时南宋的政局却不像辛弃疾生活的那样，有着静谧的氛围，温暖的回忆。那时，先是秦桧在绍兴十二年加封魏国公，把持整个腐败的南宋朝廷。然后，凭着显耀的权力，秦桧不仅直接派使者向金国求和，而且还大肆镇压各种农民起义。让人哭笑不得的

是，大宋的最高统治者——宋高宗，竟以金国赐给他的“大宋皇帝”封号而洋洋自得，一副幸得此名的模样。

偏安一隅的恣意，就在统治者“乐不思蜀”的韵味中，在“绍兴和议”的屈辱协定里，将南宋彻底定位了。而那些盼着复国的宋国遗民，就这样被无情地抛弃了，徒留下无数人的血与泪，屈与辱。

当然，这其中也有像辛赞这样将自我尊严降到尘埃之下，让忍辱负重随着时间的沉淀，慢慢凝结成一种大无畏的厚积薄发。而在这种精神熏陶下的辛弃疾，自是不会忘却精忠报国的微言大义。自三岁开始，他就开始习读六经、诸子等文章，而且只要祖父辛赞奔赴任职的地方，定当随着祖父一起宦游。于是，广袤土地上的水深火热，从一开始，辛弃疾就有了更为彻底的认识。

当时间晃过辛弃疾刻苦学习的那几年，来到绍兴十七年时，秦桧的权势已然能一手遮天了。而这时已经八岁的辛弃疾随着祖父的再一次迁任，来到了河南开封，来到了安禄山叛唐后大摆宴会的凝碧池。奈何那年繁华如斯的开封城，如今只留下半城的断壁残垣，以及半城的萧索凄凉。

许是那年战火弥漫后的硝烟太过荒芜，或是“万户伤心生野烟，百官何日再朝天？秋槐落叶空宫里，凝碧池头奏管弦”^[1]的那份悲伤太过刻骨铭心，所以当这样一段记忆在很多年后回涌到辛弃疾心中时，他依然能将那份百感交集一点一点地还原出来：

| [1]摘自王维《菩提寺私成口号》